

泰國與宣教 —— 不快樂的福音與太快樂的泰國人

這是筆者唸神學時候的一篇論文。對於文章內容，今天看去，連我自己也不能完全同意，大家更不要照單全收。不過，文中關於泰國人的「妥協文化」這一點，自信仍然有相當的啟發性，特別是當此末世危局，基督徒在堅守與妥協之間，更需要有類似的「非常」智慧。希望上載這篇「舊文」，可以給大家一點意想不到的啟發和幫助。

I. 引言：不一樣的「石頭地」

在泰國的情形更壞。一八三一年美國公誼會開始工作，十八年之久竟沒有一個人受洗歸主。終於一八四九年撤退。美國浸信會的經驗好一些。他們為幾個中國人施洗，但沒有一個泰國人悔改。十七年之久，無甚麼果效而撤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才再回去工作。一八四零年，美國長老會工作十九年後才有一位泰國人悔改歸主。¹

泰國為亞洲方面聖教發展極難之地。至一九六六年，經過一百三十餘年的工作，基督徒僅有千分之一。²

據泰國學生福音團契前任總幹事陳端陽 86 年的估計，泰國基督徒人數只佔全國人口的 0.1 %。³ 到了 94 年，數目也不過增至 0.15 %。⁴ 最新估計，連天主教、摩門教等也包括在內，也不到 0.5 %。⁵ 總之，至今活躍的基督徒實際上絕不超過人口的 0.2 %。而且，由於華人及其他少數民族對福音的反應較佳，故若單就泰族人來說，其信徒比例實際上更低於此。

（泰國宣教士）翁競華笑言，他們曾多次為教會訂立發展的目標，希望達到一定的人數，但十年來都未曾試過達至。⁶

葡萄牙道明會修士 16 世紀下半葉已到了泰國，基督教方面，郭士立亦於 1882 年初抵泰國，及至 1949 中國政權易手，更有大量西差會及宣教士移至泰國。⁷ 但幾百年過去，卻無論從

¹ 賈禮榮著，黃彼得譯：《基督教宣教史略》（印尼：東南亞聖道神學院，1979），頁 118-9。

² 許乾泰著：《亞洲基督教會歷史及概況》（紐約：美華基督教會，1966），頁 19。

³ 參見陳端陽著：〈學生福音工作在泰國〉（載《馬期頓異象》，86.09，69 期，頁 7-13），頁 7-8。

⁴ 數字據華福聯絡中心編：《今日華人教會》，94.04，177 期，頁 25-27。

⁵ 資料來源：見網址 <http://infoplease.lycos.com/ipa/A0108034.html>。

⁶ 劉潔玲著：〈翁競華牧師的泰國福音夢〉（載《時代論壇》，93.01.23，299 期，頁 3）。

⁷ 關於泰國的基督教發展歷史，詳見 Saad Chaiwan, ; A Study of Christian Mission in Thailand; (載 *East Asia Journal of Theology*. 2 no.1: 62-74, Ap. 1984.) 及 Narin Sritandon, ; The Church in Thailand; [收於 Saphir Athyal 編 *Church in Asia Today: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Singapore: Asia Lausanne Committee for World Evangelization, 1996), pp.239-265]。

歷史發展、數字統計、學術分析及宣教士的親身體驗來看，基督教的發展實在慢得可憐。故此，泰國絕對稱得上是福音工作的「石頭地」。但從另一面看，這「石頭地」卻絕不同於封蔽的回教或共產國家。泰國從未對基督教發動過大規模的逼害。泰國官方這樣說：

There is absolute religious freedom. The King of Thailand, under the constitution and in practice, is patron of all major religions embraced by the people. ⁸

至少在形式上，以佛教為國教的泰國，其政府對基督教卻亦不無「優惠」：

The Thai government acts kindly to the churches, It set a budget to support the churches every year through the Religious Affairs Department although it no longer allows Christian charitable organization to be free tax. ⁹

就連身處泰國工場的宣教士，對之亦不無「好感」：

在泰國的信徒，並沒有像在其他很多地方的基督徒般，受到各種排擠和迫害。……泰國的基督徒在傳福音上，算是享有不少的自由。除了在政府機構，如中、小學和大學外，幾乎在那裏傳福音都可以。¹⁰

但奇怪的是，泰國的福音工作，卻還是幾百年也搞不起來：

Few martyrs can be counted among those early missionaries, but that fact should not be viewed as any positive regard for Christianity. ¹¹

Stephen Neill 為這現象作了最簡單切要的描述：

But all the missions had the same experience - friendliness, good will, and an almost unalterable repugnance to the idea of conversion; the progress in all the Churches was very slow. ¹²

當地宣教士的感覺亦復如是：

要泰國人接受耶穌並不困難，因為他們認為相信耶穌同時又相信釋迦牟尼沒有甚麼不妥。……更有趣的是，你會見到一疊疊的聖經函授課程就擺放在佛壇旁邊。¹³

一句話，泰國人對信仰相當「開放」，卻就是「不信」！

⁸ <http://www.thaigov.go.th/em-pol.htm>，此為泰國政府之網頁。

⁹ Narin Sritandon, *The Church in Thailand*, p.260-1.

¹⁰ 陳端陽著：〈學生福音工作在泰國〉，頁 8, 12。

¹¹ Moreau, A. S. ed. *Evangelical Dictionary of World Missions*. (Grand Rapids: Baker Book, 2000). p.924.

¹² Stephen Neill,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London: Penguin Book, 1964), p293.

¹³ 狄立禮著，樂恩年譯：《初到貴境——宣教事奉的心路歷程》（香港：海外基督使團，1992），頁 89-90。

若問基督教在泰國何以發展得如此緩慢，一個直接了當的進路是將之歸究於信徒貪愛世界，見證不佳、不熱心傳福音，魔鬼從中攻擊搞擾等「屬靈」因素，以及泰國政府「包庇」佛教，泰人信主後會受社會排斥等「屬世」因素。（詳見下文）但是，這種「放諸四海皆準」的分析，卻不能為泰國的福音工作進展緩慢提供多少「有意義」的解釋。筆者絕不是說信徒靈命膚淺、魔鬼攻擊破壞、政府偏袒佛教等不是基督教發展不起來的部分原因，而是泰國的情況確實非常特別，使筆者不得不在這些表面的原因以外，著意尋找更根本、更深層的原因。這正是本文的關懷所在。

II. 回應：為甚麼在死人中找活人？

泰國福音事工成效低微的原因眾多，大體上可分為兩類：1、較有「學術」意味的社會性原因，例如基督教與佛教的基本理念相差太大。2、較有「屬靈」意味的體會性原因，例如信徒冷淡不傳福音之類。當然也有二者兼而有之的，例如政府之偏幫佛教，可以解釋為政治原因（佛教為皇室信仰），亦可理解為屬靈原因（魔鬼攔阻人信主）。以下，筆者會就一些慣常的看法，先行略作回應。

A. 泰國政府偏袒佛教，壓抑基督教發展

佛教既是泰國國教，則泰國政府偏袒佛教，從某一意義上說無可厚非。公道言之，其對基督教的壓抑，例於禁止在官辦學校傳教，對教會之補助遠低於對佛教，從程度上說，比起回教或共產國家，根本不值一提。老實說，一般的基督教學校也不會容許佛教徒在校內做「法事」或公開傳教吧！將心比心，又豈能說人家過分？此外，在社會服務方面，政府不但容許，更鼓吹教會開辦學校、醫院、戒毒所等設施。至少從理論上說，只要教會的工作於泰國有利，政府並不會予以禁止。泰國教會若能持平於傳講福音與服務社會之間，不各走極端，則藉社會服務傳福音的機會是不可謂少的。¹⁴

泰國雖是佛教國家，但其宗教政策卻也有對基督教發展有利的地方。例如泰國政府規定人人都要有宗教信仰（精靈崇拜不算在內），據此，對所有正規宗教，即不但是佛教，也包括基督教、天主教、回教的發展，至少表面上有利的。或許這政策會造成一些並未考慮清楚，卻為求向政府「交代」而加入教會的「半吊子」信徒。¹⁵但撫心自問，我們的傳福音策略，許多時候也不是標榜讓人「信了才算」的嗎？如今，泰國官方的宗教政策卻無意中為我們開了一扇「方便之門」，我們還能說長道短嗎？

事實為證，在嚴峻的政治逼迫底下，中國、韓國等地的基督教卻更能旺盛發展，故此說泰國政府打擊教會，令基督教發展緩慢，是完全說不過去的論點。筆者相信，事實或許正正相反，就是泰國政府對教會「打擊不力」，才使得基督教不能壯大起來。（詳見下文）

¹⁴ 泰國的社會問題眾多，例如毒品、娼妓、愛滋病等，泰國政府極渴望得到宗教團體的協助。這些需要為教會的發展提供了許多新的機會。關於戒毒事工，可參考〈泰國工場新事工〉一文（載香港宣教差會編：《跨越》，2000.05，16期，頁1）。

¹⁵ 參見 Narin Sritandon, *The Church in Thailand*, p.255。

B. 基督教難敵無處不在的佛教勢力

或說泰國當局雖沒有「嚴打」基督教，泰國佛教亦沒有全面性地攻擊基督教，但佛教那種在社會中無所不包、無處不在的滲透性，卻不免使泰國人難以接受基督。因為泰人信主必須面對來自家庭、宗族、社會的壓力。如此，教會的發展便一定受到相當的限制。

這是十分常見的說法，亦無疑部分地合於事實，因為信仰之於泰國人，不僅是宗教上的抉擇，更涉及社會倫理，個人前途等眾多因素。故此，泰人在接受福音上會有較多的憂慮，信主的阻力也較大。但問題還在，就是有「性命之虞」的暴力打擊能使中國、韓國等教會興盛發展，為甚麼只以家人排斥、社會冷眼等為主的壓力，卻竟使泰國教會的發展裹足不前呢？再說，強大的宗族倫理關係亦見於大多數亞洲國家之中，但為何這些國家的教會發展卻沒有泰國這般差勁？——當中必定另有內情，有著更為關鍵的原因。

C. 基督教與佛教精神相距太大，泰人不易理解和接受

若說基督教在教義上與佛教教義相差極大，深受佛教洗禮的泰國人，很難明白或很易誤解基督教的觀點，這無疑是事實的一面。基督教說要「重生」，佛教思想卻要逃避「輪迴」，基督教強調他力的救贖，佛教卻主張自力的功德，在在都予人格格不入之感。例如針對約翰福音三章十六節，泰國人可能會把它理解成這個樣子：

神（佛教徒並沒有創造者或神的觀念）.....愛（這是其中一種要除去的慾念）.....世人（世界根本是個大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神有妻子嗎？）.....賜給世人（布施不過是為積德而已）.....叫一切信祂的（佛陀說：人要自我為光，並要修行才能得成正果）.....不至滅亡（地獄不是永遠的分離，它只是個等待投胎的地方）.....反得永生（佛教的最高境界是涅槃，是再不用受苦，再不用活於人世上。）

¹⁶

但是，基督教既本乎聖經的超然啟示，其實與別的甚麼教也大不相同，與佛教之不同正是理所當然的。這些差異當然構成傳教困難，但「猶太人要神蹟，希利尼人要智慧」，要人認罪悔改，聽信福音，對全人類而言都是十分困難的，無論是對於佛教徒、回教徒、人本主義者及無神論者等，大體上並無二致。而且，這論調亦有「倒因為果」之嫌——我們傳福音的原因之一，正正是因為對方與我們的思想信仰不同，若然相方已然大同小異，一拍即合，還有甚麼「福音」好傳？

退一步說，相對於非洲部落那些不成系統的精靈崇拜，泰國歷史古遠，自成體系，又與社會政治密切掛鉤的小乘佛教，其「強勢」對基督教之傳播確會構成較大的困難，這是可以理解的。正如 Saphir Athyal 所說：j Another reason for the poor Asian response to Christian gospel is the fact that Asia is the stronghold of the well-advanced classical religions of Hinduism, Buddhism and Islam. j¹⁷ 這說法對泰國無疑也是適合的。但筆者還是以為，佛教之強勢仍是較為次要的因素。

¹⁶ 狄立禮著，樂恩年譯：《初到貴境——宣教事奉的心路歷程》，頁 84。

¹⁷ Saphir Athyal 編 *Church in Asia Today: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p.12。

筆者下文會指出，**泰國人「太快樂」的民族性才是他們拒絕接受福音的主因**，這民族性的形成無疑有其佛教的原素，但這佛教原素實質上卻已被泰人所大幅改造，而且與大量其他因素混雜一起，早已面目全非。事實上，泰國人對佛教的「改造」，比佛教對泰國人的影響還大。故此，說佛教思想妨礙泰國人信主，是個太籠統，太表面的說法。（詳見下文）

D. 基督教的策略和神學有所偏差，妨礙發展

若不能一味向外歸因，便不妨反躬自省，看看是否基督教本身出了問題。教會在策略或神學上的偏差，例如傳教士太內向、佈道方式太古板守舊、對泰國文化未予充分尊重和了解、地方教會太依賴西差會、差會過度重視社會服務而輕忽直接佈道等，都會妨礙教會發展。不過，這樣的原因「全世界」都大同小異，結果分析過後，疑問還在：為甚麼泰國的教會卻發展得「特別」不如理想？

此外，許多「相反」的原因也可以用來解釋教會增長遲緩：例如「社會派」會說「福音派」只顧直接佈道沒有社會見證，所以人家不信；「福音派」又會說「社會派」只注重社會工作輕忽直接佈道，阻慢了教會發展。這樣，誰是誰非，卻不是輕易說得清楚的。筆者不是說神學路線與宣教策略對泰國教會的發展全不相干，而是強調這畢竟還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E. 信徒自己不爭氣

其實，把原因歸到教會策略和神學偏差之上，對於個別信徒來說，還是「對外」歸因而已！屬靈地說，我們自己不爭氣，沒有好的生活見證，又不努力傳福音，才是教會發展不起來的主因。這種說法大體上一定不錯，也很有「承擔」感，叫人不禁反躬自問。從奮興靈命上說，這說法不無道理，也很有鼓舞作用。但問題還是，歷史證明，信徒冷淡是十分普遍的現象，這並不能為泰國的教會發展的特別緩慢提供更多的解釋。

這說法更有「捉錯用神」之嫌。**泰國人「安逸」的天性是很有普遍性的，信徒如此，非信徒亦如此**。表面上，泰國基督徒較之其他亞洲地區的信徒，似乎特別「好逸惡勞」，但我們不能就此下結論說他們「靈命」特別不好。反之，我們若嘗試從「民族性」的角度來看，便會發覺泰國信徒的「散漫」表現，與他們本來的民族性格正好是一脈相承的。我們要問的，倒是何以泰國人會有這樣的性格表現。（詳見下文）總之，我們若籠統地將信徒冷淡歸為「屬靈」原因，是誤解了問題的癥結所在。

F. 小結

泰國的情況確實有點「不比尋常」的——表面上沒有任何「足以致命」的打擊，教會卻就是幾百年也發展不起來。故此要在「尋常」的原因中找到泰國教會發展緩慢的因由，便免不了會有緣木求魚，沾不著邊的可能。另一方面，筆者又觀察到在泰國裏，**非比尋常的其實絕不是只有基督教的發展。事實上，泰國的歷史、政治、外交、文化，以至社會習俗，在在都存在著許多非比尋常的特色**。（詳見下文）我們常說亞洲人是重視「整體性」的，故此我們也不當孤立地分析泰國教會發展的現象，而應將之放進泰國整個的歷史、社會、文化之中來分析處理。至於泰國的歷史、社會和文化，實質上已整合在泰國人獨特的民族性格之中。這正是下文所要詳加說明和探討的。

III. 歸因：「太快樂」的泰國人

若上文所說的都不是泰國福音工作進展緩慢的主要原因的話，則泰人何以對福音的反應如此冷淡？長話短說，答案就在泰人的民族性之中：泰國人「太快樂」了！這話怎解？容我慢慢道來：

A. 泰人「太快樂」的表現

泰人以「自由」、「微笑」、「樂天」見稱，若你曾以遊客身分去過泰國，這是個大抵不錯的印象。泰人「快樂」的具體表現是對甚麼也「沒有所謂」：

泰國是一個和藹的「微笑之邦」，是有獨立精神而具玩心的王國。在這個國家裏，凡事不必太當真，一切互動行為都有善意、關心，以及自由放任作為潤滑。¹⁸

The Thai people are really the people of 「no worry」 and 「no hurry」 and 「unconcern」. They are the people of 「MAI PEN RAI」(筆按：意即「沒所謂、不打緊」). Their philosophy of life is based on endless optimism and easiness (SABAI). Their feet are slow to move and their tempers are hard to stir.¹⁹

總而言之，The Thai peoples are extremely optimistic in any situation. They are some of the most fun-loving people in the world.²⁰ 事實上，泰人對於信仰，包括我們以為地位崇高的佛教，其實也一樣漫不經心。泰國的佛教並無「原教旨」色彩，它本身就是個「大雜會」：²¹

Thai Theravada Buddhism is its own blend. The Thais took the essence of the philosophy, the simple argumentation about cause and effect and reincarnation, and the sets of commandments. They also brought in the important features of the Indian culture with its Brahmin rites without dropping the beliefs and practices of animism.²²

宣教士多年的體會亦復如是：

起初，我也曾努力研究佛學，希望可以更容易跟泰國人打交道。但如今我知道，在泰國根本沒有所謂「純正」的佛教，泰國人信奉的是一套集大成，它是印度教、婆羅門教和民間宗教的混合體。²³

¹⁸ James Fallows 著，薛綸譯：《瞄準東南亞》（台北：立緒文化，1996），頁 252。

¹⁹ Samuel I. Kim, *The Unfinished Mission in Thailand*. (Seoul: East-West, 1980), p.9.

²⁰ 同上注，頁 8。

²¹ 其實佛教本來就有「曲高和寡」的特色。宋立道指出：「佛教的思想根源在於印度思想傳統，除了佛陀這樣有深刻睿明智慧的人，一般民眾是不容易同印度教劃清界限的，因此佛教最終在那裏同印度教合流了。……佛教在印度並未完全絕跡，它已經同化於印度教。」（《神聖與世俗》[北京：宗教文化，2000]，頁 21。）佛教是印度的「土產」，在那裏尚且面目全非，那麼泰國佛教有多少是「原裝正版」便可想而知了。

²² Narin Sritandon, 「The Church in Thailand」(收於 *Church in Asia Today: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p.240.)

²³ 狄立禮著，樂恩年譯：《初到貴境——宣教事奉的心路歷程》，頁 89。

原來的小乘佛教很重視理性思辨，但於泰人這不免太過麻煩了：

They think that sophisticated religious doctrines make them worry and trouble their hearts. Since they have no desire to learn and are ignorant in their religion, they have no choice but to follow the general trends and tradition of the majority.²⁴

總之，泰人只是表面上在恪守一套「不求甚解」的佛教儀文而已。

更吊詭的是，理應無處不在的佛教影子，卻又很「識趣」地在某些地方自動消失，又或是奇妙地共融一起。²⁵ 泰國以佛教為國教，但「色情事業」之發達卻是亞洲少有。暴力異常的泰國拳擊比賽，卻可以有佛教的儀式。總之，在泰國「公開場合」有一套共守的規範，但私底下卻是幹甚麼也不打緊似的。說來並不誇張：「你不可公開接吻，但可以私下賣淫！」在泰國這樣的土壤，連佛教也要徹底「包裝」過才可以生根哩！所以，「公道」地說，泰人並沒有格外「虧待」基督教，他們只是一視同仁而已！筆者從未聽聞曾有泰國和尚為佛教殉道。就政教關係上說，在泰國你也絕難看到像緬甸或西藏那些「政治和尚」，泰國和尚對政局大多不聞不問，一切都「沒所謂」。

這種「太快樂」的表現，不只見於一般國民的生活，其實近代的泰國歷史，也充滿如出一轍的「快樂」和「沒所謂」的氣息的哩。

政體方面，泰國是個奇怪得不得了的「混合體」：君主憲政、民主政體、軍人干政，可以同時並存於泰國的政治環境之中。泰國的軍人干政是亞洲最嚴重的。自一九三二年軍人策動政變，推翻君主專制並創立君主立憲制以來，七十年間發生過近二十次政變。但奇怪的是，頻密的軍事政變卻沒有引發大規模的暴亂，更沒有如鄰近的越南、柬埔寨等血流成河的經年內戰。儘管軍人輪流當政，國王卻備受尊崇，穩如泰山，國會照選可也，憲法照頒如儀，經濟亦穩步上揚，近二十年來更屢創佳績。**君主憲政、民主政體、軍人干政，三者本應是難以並存的，但泰國人卻有本事兼容並包，一網打盡，實在令人嘆為觀止。**²⁶

外交方面，泰國人也顯出不凡的本色。十九世紀，殖民主義在亞洲當道的時候，泰國東是控制柬埔寨的法國，西是盤據緬甸的英國。**泰國竟能左右逢源，利用英法之間的矛盾對立，互相制衡，最後竟成為了東南亞唯一沒有被殖民統治的國家。**二戰之時，泰國洞悉先機，竟主動向日本投懷送抱，「借道」讓日軍進佔英屬馬來西亞，又象徵式地向盟國宣戰，避免了日軍軍事進攻帶來的破壞。越戰早期，為求自保，泰國又討好美國，自願提供基地讓美國駐兵。但至越戰後期，美國及南越大勢已去，泰國又出於自保，馬上改變「國策」，要求美國從其領土撤軍。七十年代末，越南勢大，泰國於是又遠交近攻，主動討好中共，以牽制越南進犯的軍力。泰國的外交，就是這樣奇奇怪怪地，活像漫不經意的隨風擺柳，卻又能使之立於「不敗之地」。²⁷

²⁴ Samuel I. Kim, *The Unfinished Mission in Thailand*, p.15.

²⁵ 所以，說泰國佛教很具「滲透性」這說法必須另加注腳，就是泰國佛教之所以能「滲透」，不在其無可抗拒的「強勢」，反之正在其可有可無的「淡薄」。這樣稀稀薄薄的一層宗教信仰，對人實在並不苛求，自然可以順利地「滲透」入日常生活之中。

²⁶ 關於泰國的政治「奇蹟」，詳參顧長永著：《東南亞政府與政治》（台北：五南圖書，1995），頁 253-287。

²⁷ 關於泰國務實的「彈性」外交，詳參陳鴻瑜著：《東南亞各國的政治與外交政策》（台北：渤海堂文化事業，

文化方面，泰國人亦顯出高度的「沒所謂」的特色。泰國的國君，尤其是拉瑪四世及五世，是亞洲鮮有的開明君主。因著他們的鼓吹，吸引西方科技文明與保留泰國傳統文化是絕對可以並行不悖的。「泰體西用」是泰國文化的主要特色。在泰國，現代化的高樓大廈與古色古香的佛寺交錯並立，摩登的星級酒店旁邊竟放著香火頂盛的神龕，在在都蔚為奇觀。此外，你也可以在泰國到處看到中國式或中泰混合式的廟宇。泰國有 12% 的華人，而華人雖佔有大部分的商業資源，但卻絕少發生類似印尼的排華事件。在泰國，華人與泰人相處之融洽，是舉世罕見的。²⁸ 於此可見泰人確有很高的民族和文化包容性。

不要說一般泰國人，其實連泰國教會也頗有這種「無所謂」、「不打緊」的情懷。其具體表現可以是很令人生氣的：

泰國人民都好安逸、惡辛勞。泰國的基督徒也不例外。……「安逸的教會不能叫罪人信主，世人也不屑與之為敵。」這恐怕是泰國信徒所面對的最大挑戰。²⁹

但有時亦不無「可愛」之處：

At the same time, the debate on speaking in tongues has become real. Some churches split, but the majority have adjusted by having two types of services.

³⁰

在中國信徒或許已勢成水火，大鬧分裂的地方，泰國信徒竟能相安無事。大體上，泰國教會的「山頭主義」並不嚴重³¹，這與他們的民族性是一脈相承的。因此，單單用「靈性欠佳」的角度來指責泰國信徒疏於傳福音以致教會發展欠佳，不免把事情過分簡化了。

一般人做事少不免也有馬虎敷衍的時候，但我們至少不會視之為「美德」。但泰人「沒所謂」、「不打緊」的精神卻是美德之一。事實上，泰國人最引以為榮的事例，都與這種「和稀泥」的精神息息相關：1、君主政體與民主政體並行。2、游刃於列強之間，從未被殖民統治。3、傳統佛教文化與現代文化共存。這些「成功」的表現，使得泰國人能活出亞洲人少有的「快樂」，甚至有點兒「太快樂」。

B. 泰人「太快樂」的原因

The land of the Chao-phraya is fertile, over-green, romantic and has natural disadvantages. The womb of the Chao-phraya is a great mystery and has the power to tranquilize and harmonize all kinds of cultures, religious thoughts and racial differences.³²

1992)，頁 135-153。

²⁸ 關於泰國華人與泰人的關係，詳見冷東著：《東南亞海外潮人研究》（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1999），頁 293-301 及華福編：《當代華人教會（第四冊）》（香港：基道，1986），頁 28-34。

²⁹ 陳端陽著：〈學生福音工作在泰國〉，頁 12-13。

³⁰ Narin Sritandon, ;The Church in Thailand; , p.251。

³¹ 同上注，頁 260。

³² Samuel I. Kim, *The Unfinished Mission in Thailand*. p.1.

泰國人之所以如此「看得開」，如此「快樂」而至於「太」，是由許多似乎各不相干，但又彼此「暗合」的原因併合而成的。首先是資源方面。泰國是魚米之鄉，天然災害亦少，至今仍是亞洲以至世界出名的「糧倉」：

The majority of Thai peasants can easily survive without the hard struggles or economic horrors of other countries in Asia; the farmers invest almost nothing in producing the rice except their; The Thai peasant's pocket is always empty and they are poor, but they never starve.³³

這種得天獨厚的天然條件，養成了泰國人那種在亞洲人中甚為罕有的「樂天」性格。

泰國既罕有天災，但更幸運的是連「人禍」也少。近二、三百年來，泰國人以其靈活的外交政策，避過了許多場戰火浩劫，更未嘗過淪亡之痛。政治上雖然政變頻仍，但絕少動亂，更沒有經年累月的內戰。又由於泰國人本有的「寬容」精神，能主動地開放接納西方現代文化，使其經濟發展能穩步增長。如此，**天時、地利、人和，一應俱備，泰人又怎能不活得「快樂」？**

宗教方面，佛教輪迴果報的思想，亦加強了泰國人「樂天安命」的性格表現。不過我們卻不可將兩者的關係過分簡單地掛鉤起來。印度佛教的精神原是出世、厭世的，生命的根本是一個「苦」字。「原始佛教的經典中充滿了這種對人生痛苦的描繪，它往往認為人生實在是在大火聚中掙扎。」³⁴但泰國既有如此優裕的天然與政治環境，卻怎麼也「苦」不起來。結果，泰國式的佛教中輪迴果報的觀念，便與原始佛教的觀念，在「情調」上很不相同。**佛教原來的觀念，總有一點無可奈何的厭世悲情；但泰國人輪迴果報的背後，引伸出的竟是近於玩世不恭的樂天情懷。**

事實上，泰國人的「安命」思想，從某一意義上說是「假」的，因為環境的友善，使他們很少要為衣食擔憂，故此他們的「命」本來就不太壞，自然可以「安」啦！他們在形式上接受了佛教「出世」的理念，但世界對他們實在又太「可愛」，於是，吊詭得很，泰國人便以「出世」的心情來玩「入世」的遊戲。這正如小孩子玩家家酒，一方面玩得極其入神，一方面又很沒有所謂。遊戲的精神就在既不能太「認真」，又不能太「不認真」，泰人剛剛恰到好處，又怎能不「快樂」呢？

還有，泰國人「太快樂」的表現與「太快樂」的原因是互為因果的。俗語說，「快樂的人總叫人快樂」，而他們讓人「快樂」，別人投桃報李，少不免讓他們更加「快樂」了。例如泰國「與人方便」的外交政策最能討人歡心，別人自必也以和顏相向了。這樣的地理環境、歷史際遇和文化思想，巧妙的併在一起，便造就了泰國人異常「快樂」的民族性。

C. 泰人「太快樂」的後果

「太快樂」不是很好嗎？還有甚麼後果？其實筆者也十分為難。眼見印支半島上的其他國家，百多年來的戰亂和苦難，泰國人之得天獨厚，理當為他高興才對。但世事難料，禍福

³³ 同上注，頁 22 及 24。

³⁴ 宋立道著：《神聖與世俗》（北京：宗教文化，2000），頁 19。

無端，泰人「太快樂」之福，從接受福音上說，卻不意成了「大禍」。原來，泰人因著環境、際遇、信仰等因素，日積月累得來的「太快樂」的民族性，使他們對世事欠缺了起碼的「嚴肅性」：

They don't have any serious anxiety, or guilt, great fears of fate and death, or concern over emptiness and meaningless in life. ³⁵

因著生活環境和際遇的友善和佛教的輪迴思想，復亦沒有「末世觀」可言：

People whose existence is relatively free of crisis, and for whom time flows perpetually in a circle, have little sense of history; Their lives are cosmos-oriented rather than history oriented; Therefore, the Thais in general are apathetic towards Judeo-Christian faith, which asserts the primacy of history over nature. ³⁶

泰國人既沒有西方文化的「罪觀」和「末世觀」，亦欠缺東方佛教中本來有的「苦觀」，如此，無「苦」無「罪」無「末世」，那麼專針對人間苦罪，並標舉末日盼望的基督教信仰，對他們便根本無從入手。信仰所要求的對生命的認真和委身，泰人根本上付之闕如。

其實，在泰國，任何他們認為「過分」嚴肅的事也很難弄得起來。宗教上，他們何只對基督教不認真？他們對真正的佛教何嘗很認真？政治上，在泰國很難煽動群眾作革命性的舉動，與二十世紀前五十年中國的「不斷革命」實不可同日而語。就以共產主義為例：

泰國在東南亞國家中是唯一不曾淪為外國殖民地的一個。與此相關，它也就不像其他上座部佛教國家（筆按：即斯里蘭卡及緬甸），由於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而為接受馬克斯主義準備了肥沃的土壤。³⁷

泰國的政治改革、經濟改革、社會改革、文化改革都是慢條斯理、見步行步的，真真正正的體現了「戒急用忍」的精神。但唯其如此，日積月累，各種改革卻不無成績。

基於上述種種原因，泰人實在「太快樂」了，「快樂」到甚麼也沒有所謂，甚麼也愛理不理。泰人即使信主後，其根深蒂固的民族本色也不可能一下根除。結果，在傳福音方面，信了的不會著意去「傳」，未信的更不會著意來「信」，如此這般，泰國教會，就是這樣怎麼搞也搞不起來！

IV. 對比：多災多難的韓國教會

韓國教會在二十世紀的發展，尤其是最後的三十年，一直被基督教界視為奇蹟。其何以有如此驕人的發展，最常見的答案是一些十分「屬靈」的老僧常談。例如韓國教會看重禱告、

³⁵ Samuel I. Kim, *The Unfinished Mission in Thailand*. p.17.

³⁶ 同上注。

³⁷ 宋立果著：《神聖與世俗》（北京：宗教文化，2000），頁 259。

重視宣教等。³⁸ 但這些論調往往有「倒果為因」之嫌，因為看重禱告與重視宣教，與其說是教會復興之「因」，不如說是教會復興之「果」。老實說，任何一間教會若有信徒肯參加「通宵禱告」，其實就已經復興了一大半了。「只要我們肯重視禱告，教會一定能夠復興」是空話一句，說了白說，因為問題正在：「怎能叫信徒們重視禱告？」

我們不必很學術的研究，也可以看出韓國教會發展之迅速，與泰國教會發展之緩慢，兩者之間恰恰形成一個極甚微妙的對比：

- 1、單就基督教（新教）來說，泰國 1828 年便有傳教士入境，韓國卻遲至 1865 年後才有較像樣的宣教活動。³⁹ 可是，泰國至今基督徒佔人口仍不到 0.2%，但韓國卻高達 25%⁴⁰，相差達一百多倍。
- 2、泰國雖也曾受到西方列強的威脅，但卻能因應時勢，以其靈活的外交，沒有淪為殖民地；韓國卻一直處於中、俄、日三個大國的爭奪中，危在旦夕，1910 至 1945 年間，更在日軍鐵蹄下被直接統治了 36 年。
- 3、泰國近百年沒有經歷重大戰亂，但韓國自 19 世紀末起，便飽受日俄戰爭（1895）、中日甲午戰爭（1905）及韓戰（1951-1953）等戰禍的蹂躪，致使民不聊生。
- 4、泰國政府沒有對基督教進行過大規模的逼害，但在韓國，教會卻在日治及內戰期間，受盡日本及北韓當局的嚴峻逼迫。然而，韓國教會反能在逆境中高速增長。

當然，韓國教會的急促發展有著許多不同的原因，筆者更不欲過分神化及美化其實況。⁴¹ 筆者於此的重點，是希望藉著韓國教會與泰國教會的相比，凸顯兩者間重大而微妙的差別：就近代歷史來看，泰國人很「快樂」，泰國教會卻發展不起來；韓國人飽受「痛苦」，韓國教會卻是異常興盛。礙於篇幅，筆者不能作更多的說明，但這現象卻至少給我們一個印象——「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多難興邦」這些道理，對於教會發展來說，是頗有幾分道理的。韓國教會發展的情況，正是從一個「反面」，印證「太快樂」確然是泰國教會發展緩慢的重要原因。【後記：筆者在寫作本文之時，對趙鏞基及他的所謂「純福音教會」在韓國的發展與影響力近乎無知，現在一併考慮，對韓國教會的表面「興盛」，就頗未敢恭維了！】

V. 結語：挑戰與回應

筆者自問不是個喜愛「幸災樂禍」的人，老實說，若我不是基督徒，我一定會十分欣賞泰國人樂天的性格。特別在這個緊張繁忙，競爭激烈的現代社會，泰國人「無所謂」的民族性正是許多人所羨慕不已的哩！將心比心，若我是一個泰國人，生活得好端端，基督教卻傳甚麼「苦」甚麼「罪」甚麼「末世」，真是沒你好氣，相信才怪？

面對這樣「快樂」的泰國人，基督教可以如何是好？方法之一，當然是投其所好，也將基

³⁸ 參見 Moreau, A. S. 編 *Evangelical Dictionary of World Missions*, p.546.

³⁹ 郭士立 1832 年曾到過韓國，但只停留了短短一個月。

⁴⁰ 韓國基督徒人數據 Moreau, A. S. 編 *Evangelical Dictionary of World Missions*, p.545.

⁴¹ 韓國教會與別的教會一樣，都有它的問題，例如教會的急速發展會激發「個人英雄主義式」的競爭，甚至這種「個人英雄主義」本來就是韓國教會急速發展的原因之一。詳參金明赫著：〈今日韓國的世界宣教及其問題〉及洪顯禹著：〈教會增長的社會、政治與心理因素〉（兩文分別收於盧鳳麟等著，徐亞伯等譯：《韓國教會增長面面觀》〔台北：華神，1985〕，頁 101-106 及頁 129-135。）

督教包裝成一個「快樂」的基督教。現今流行的「成功神學」，其實與之相類，不過基於泰國人特有的民族性，在包裝之上還要加一層包裝。西方的成功神學，對泰國人來說，仍不免太著意，太用力了。泰國人要不是出類拔萃的「顯赫成就」，而是你好我好大家好的「祥和快樂」。故此，他們要的是一套「快樂神學」，一套「無所謂」的神學。

但筆者卻實在想不出基督教怎可以「無所謂」。基督教既以「基督並祂的十字架」為中心，便注定了基督教那無與倫比的獨一性和嚴肅性。上帝既以祂的獨生子為「注碼」，從此，任何低於以「生命」為「注」的追隨，嚴格而言都是不對稱的。上帝又以基督之「十架」流血代死為救贖的途徑，我們的信仰又如何能輕省得起來？基督徒的喜樂和盼望，正正是奠基在基督沉重的苦難之上。一句話，我們沒有廉價的恩典。

若然不能建構一套「快樂神學」來遷就泰國人的信仰求，則我們只能走第二條路，就是要他們直面人生的苦罪。問題是，這樣「快樂」的泰國人如何肯無端端改變他們的思想？於此，我們必先要改變我們的思想：

- 1、基督教並不為人生問題生提供多一套「較佳」的解決方案。
- 2、基督教甚至不是人生問題「唯一」的解決方案。
- 3、基督教壓根兒改變了人要問的「問題」，甚或激發人去問他本來不會問的問題。
- 4、故此，所謂傳教，第一步不是提供「答案」，而是修正或激發「問題」。
- 5、針對泰國人，傳教的第一步，是要讓他們感知到人間的「苦」和「罪」。

但筆者必得強調，要讓泰國人感知到他們的苦罪，卻千萬不可用佈道會貫常的技倆：莫須有地強說人家「心靈空虛」、「罪孽深重」、「生無可戀」、「死不足惜」……。我們要泰國人真正感知到人間之苦罪，必要符合以下三大原則：

- 1、事實性：不要無中生有、危言聳聽，例如「你出門口說不定馬上被車輾死」之類。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對這樣的恐嚇，泰人自有一套佛教理念「大而化之」，到頭來只會使人反感。在泰國這個外表「快樂」的國度，絕不是沒有「苦人」。前文說過，泰國的社會問題其實不少，許多吸毒者、愛滋病人、孤兒等，都極需教會伸出援手。事實是向這類人傳福音是較易的。我們不是「捨難取易」，而是上帝既揀選世上軟弱、愚拙的，我們就當甘心服事他們。
- 2、反思性：對泰人的「快樂」不要一筆抹殺，但要抽絲剝繭地讓他們領會他們的所謂「快樂」是短暫和欠真實的。可以告訴他們知道，他們常引以為傲的事例往往並不如他們想象般輝煌。泰國之所以未被殖民佔領，其實有著許多偶然的因素，亦付出了不少近於半殖民地式的妥協（例如越戰時讓美國在泰國駐軍）。九七年的金融風暴，泰國更首當其衝，可見泰國並不真是一個「神仙國度」，它的發展實質上十分受著外圍因素的影響。「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外在條件可以把泰國「捧上天」，也能將它「拉下來」。只要有事實為據，適當的危機感是需要的。
- 3、同感性：我們指出別人的苦罪，絕不是「幸災樂禍」。基督徒需要以充分的同情心來與人分享。正如好醫生是為了病人的好處，才如實地忠告病人，告知他們真實的病情。

說易行難，要改變泰國人如此根深蒂固的民族本色，真是談何容易？但話說回來，俗語說「以毒攻毒」，泰人既是如此「戒急用忍」，基督徒亦應以更大的忍耐來感染他們。**欲速則不達，泰人慢條斯理的做法，歷史證明，確是頗為實際有效的。**

在泰國人中，我們就做個「泰國人」吧！

〔參考書目〕

- Athyal, Saphir ed. *Church in Asia Today: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Singapore: Asia Lausanne Committee for World Evangelization, 1996.
- Chaiwan, Saad. *A Study of Christian Mission in Thailand*. (載 *East Asia Journal of Theology*, 2 no.1: 62-74, Ap. 1984.)
- Kim, Samuel I. *The Unfinished Mission in Thailand*. Seoul: East-West, 1980.
- Moreau, A. S. ed. *Evangelical Dictionary of World Missions*. Grand Rapids: Baker Book, 2000.
- Neill, Stephen.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London: Penguin Book, 1964.
- Shearer, Roy E. *Wildfire: Church Growth in Korea*. Grand Rapids: Wm. B. Eerdmans, 1966.
- Fallows, James 著，薛綸譯。《瞄準東南亞》。台北：立緒文化，1996。
- 冷東。《東南亞海外潮人研究》。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1999。
- 宋立道。《神聖與世俗》。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
- 狄立禮著，樂恩年譯。《初到貴境——宣教事奉的心路歷程》。香港：海外基督使團，1992。
- 香港宣教差會編。〈泰國工場新事工〉。(載《跨越》，2000.05，16期，頁1)
- 許乾泰。《亞洲基督教會歷史及概況》。紐約：美華基督教會，1966。
- 陳端陽。〈學生福音工作在泰國〉。(載《馬期頓異象》，86.09，69期，頁7-13。)
- 陳鴻瑜。《東南亞各國的政治與外交政策》。台北：渤海堂文化事業，1992。
- 華福聯絡中心編。《今日華人教會》。94.04，177期，頁25-27。
- 華福聯絡中心編。《當代華人教會（第四冊）》。香港：基道，1986。
- 賀聖道。《東南亞文化發展史》。雲南人民出版社，1996。
- 賈禮榮著，黃彼得譯。《基督教宣教史略》。印尼：東南亞聖道神學院，1979。
- 網址：<http://infoplease.lycos.com/ipa/A0108034.html>。
- 劉潔玲。〈翁競華牧師的泰國福音夢〉。(載《時代論壇》，93.01.23，299期，頁3。)
- 盧鳳麟等著，徐亞伯等譯。《韓國教會增長面面觀》。台北：華神，1985。
- 顧長永。《東南亞政府與政治》。台北：五南圖書，1995。